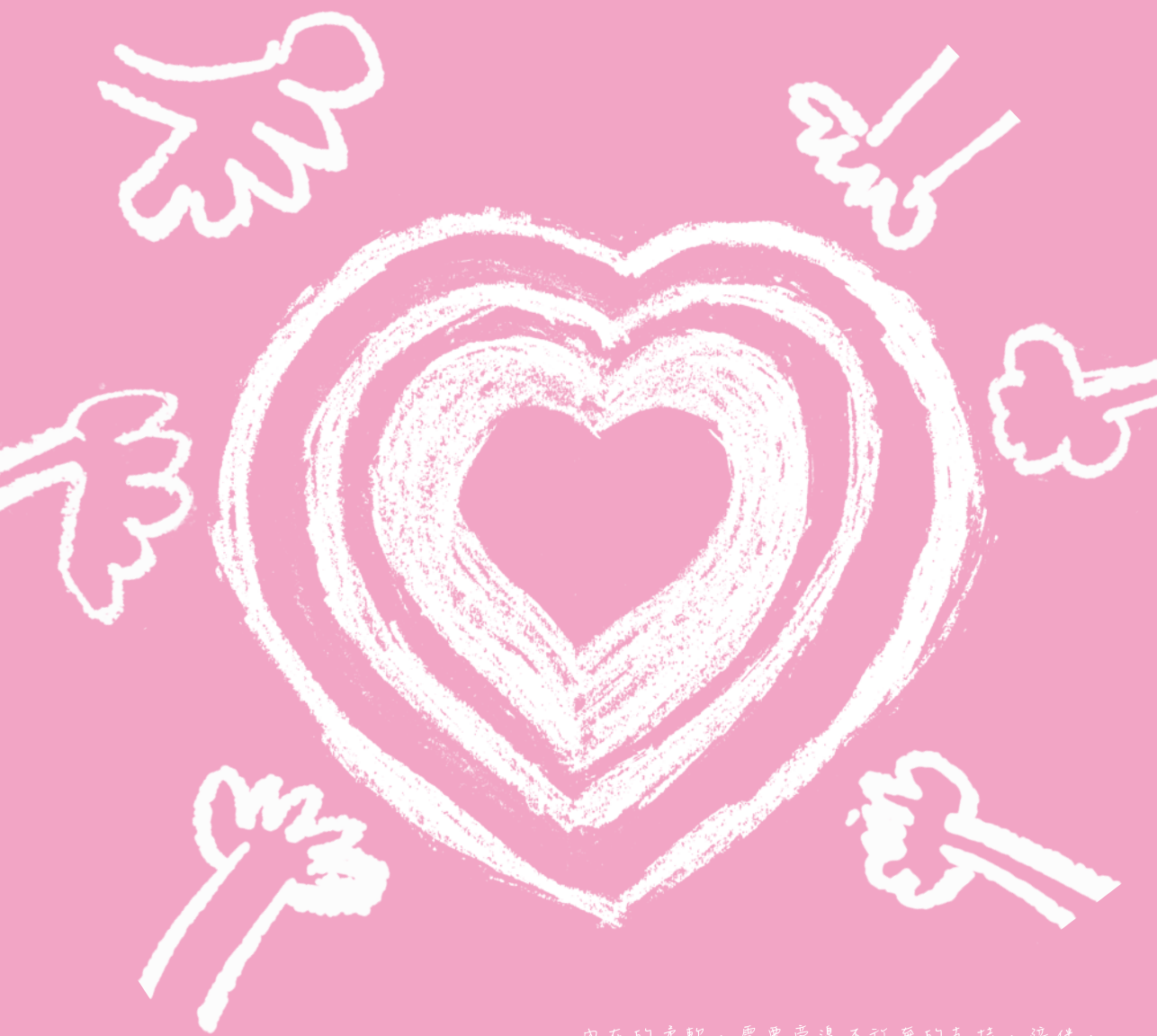


善牧復原力特刊

生命，自有力量



內在的柔軟、需要旁邊不放棄的支持、陪伴、關心、才有辦法一層層看到真實的樣子。

生命，自有力量
打開生命的禮物 - 復原力

文字—林玉娟、林玢穎、洪詩琪、鄭雅婷

設計—周淑卿

出版—2018年3月

編者的話

03

成為孩子心目中那個不一樣的大人

04

社工的一段話 點醒了我

台北善牧學園 小胖

13

給生命一次重新開始的機會

寧心園 小詠

21

放下傷痛 找回自己

德心之家 小穎

26

孩子教我 怎麼當媽媽

松德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詩怡

33

在愛與關懷中蛻變

南投庇護所 小小

38

逆境中不畏困難的勇氣

台中新住民中心 阮氏翠鳳

43

《編者的話》

善牧基金會執行長 湯靜蓮 修女

善牧在台灣三十年了，一路走來，陪伴許多被虐待的孩童、遭受家內性侵害的少女、被丈夫家暴數十年的婦女、在社區遊蕩的少年……，走過生命中最低潮困頓的時期。在他們身上，我看見一種不被打倒的力量，也就是善牧一直在推廣的復原力 (Resilience)。

「復原力」，其實就是生命韌性，在一九九六年聯合國瑞典「第一屆反對兒童商業化性剝削世界大會」上，善牧在「善牧的台灣經驗」報告裡，即以「復原力」一詞來說明此一輔導理念。此外，也請了國內外許多學者幫忙訓練且我們自己督導第一線社工、生活輔導員，協助了解復原力的概念與落實，讓他們不僅在陪伴的經驗中看到更多不同的正向價值，並傳承這個理念。曾有位從幫派回頭，現在在萬華開起小麵攤的孩子跟我說，雖然過去在那段狂飆年輕歲月中仍走上不對的路，但耳邊總想起社工們的叮嚀，然後，彷彿是循著這些教誨，又慢慢的回歸踏實生活。耐心陪伴、與他們一起度過人生困境，一直是善牧社工相當重要的「溫暖招牌」。

本期特刊收錄多篇服務對象的故事，有曾在街頭遊蕩的少年，有飄洋過海來台工作的移工，也有為了愛，選擇將孩子出養的小媽媽……。許多生命與生命碰撞，帶有力量的復原力故事與您分享，同時，也希望陪伴您探索自己身上身上的復原力，即便在逆境中，依然深呼吸、微笑，勇敢地跨出下一步。



那些年，中輟孩子教我的事

「我很慶幸，還是菜鳥社工的時候，我遇到小涓，」侯雯琪說。

小涓小學三年級開始翹課，轉介單上寫著人際關係不佳，真正原因其實是被同儕霸凌。她清楚記得家訪那天，小涓的阿嬤愁容滿面坐在神明廳，「和阿嬤聊了一會，我就看到一個胖胖的女生忙進忙出，不停地被使喚著，」侯雯琪觀察到，那個家除了中風的阿公躺著，媽媽因憂鬱病也躺著，而小涓是主要照顧他們的人。

中輟生、未婚小媽媽、吸毒犯……，在青少年社工侯雯琪的認知裡，這些都只是標籤，因為每個來到她身邊的孩子都令她心疼，因為她曉得每個非行行為背後都藏著一個傷心的故事。

侯雯琪的求學生涯一帆風順，是師長眼中的模範生，弟弟是她的對照組，打架事件層出不窮。她自小就捨不得弟弟，心中一直有個問號：「弟弟的心地其實不壞，為什麼這些大人都不試著了解他？」

帶著這樣疑問，侯雯琪成為一名青少年社工。十五個年頭過去，年少時的疑問如今已化為信念，這些年她有一個很深的體會，社工真的可以做改變孩子一生的重要他人，「只要堅持夠久，一定看得見孩子的轉變，而那些轉變是會讓人很感動的。」



成為孩子心目中
那個不一樣的大人



「中午時間一到，這個孩子會說，我要去買便當給他們吃，」侯雯琪用『神奇』兩個字來形容，強化她的困惑，「孩子不去上課，家長也覺得無所謂。」更挑戰侯雯琪的價值觀。然而，在不捨的同時，侯雯琪也在過程裡看見這個孩子的能力，「她正在用她小小的力氣保護一個家。」侯雯琪選擇轉念，不去看這個孩子生命的絕望，而是希望。

她認為『不中斷學習』這件事是重要的，於是邀請小渚參加善牧青少年中心的社團活動。「藉由社團活動，我希望累積小渚各方面的經驗，比如：人際互動、領導能力，」學校，小渚依舊是斷斷續續地去，侯雯琪不責怪也不放棄，「我的目的不是讓小渚復學，而是我知道這個孩子有陪伴的需求，幾年後，小渚的阿嬤也病倒了，她選擇照顧阿嬤、去打工養活自己，母親因吸毒反覆進出勒戒所，狀況一直不穩定，她沒有逃跑也沒有變壞，」小渚一路成長有很多的不容易，也是因為小渚，侯雯琪後來對中輟生有較多理解和包容。

就這樣一路陪著，從小渚九歲到十九歲，「有一天小渚跑到辦公室找我，說她升上甜點店的副店長，還說她覺得自己好像應該回去讀高中。」看見小渚的轉變，讓侯雯琪深深感受到，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步伐，「我以前以為的正規學習歷程，不一定適合每個人，小渚從自己的生活裡去實踐『學習』這件事，脚步跟別人不一致，但一樣可以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是小渚教會我『等待』，她讓我在日後面對中輟生時不會有壓力，一定要把他們送回學校。」侯雯琪覺得沒有一個孩子是願意放棄自己的，中輟孩子身邊缺少的只是一個聲音、一個陪他找回自己能力的提醒。

我很乖，沒有人發現我的家庭危機

家庭失能對孩子的影響是全面性的，即便是看似優秀的學生，也可能有中輟的危機。欣欣是侯雯琪的另一位『老師』，「是欣欣教會我，不從問題去看孩子。」

欣欣的功課很好，在校表現無異狀，國三卻開始翹課、翹家，沒有人發現她是被家暴的孩子。侯雯琪說，欣欣的議題在家庭，她氣父親酗酒家暴，她氣母親沒有能力保護她，「破碎家庭，常常是這些孩子看不見未來的原因。」

善牧有一個很重要的輔導策略——復原力，「強調不從問題面去看孩子，而是去看到孩子的長處，」侯雯琪說，欣欣高中只讀了兩個月，十六歲就懷孕，「如果我只看問題，我會很沮喪。」後來中心剛好有一個工讀生的職缺，侯雯琪請欣欣來幫忙，她發現欣欣擅長畫畫，於是請欣欣設計活動Logo，「社工不一定能夠幫忙解決孩子的家庭問題，但有一件事社工辦得到，就是給孩子成功經驗和鼓勵，幫助孩子看見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飯錢，自己賺」算是為欣欣量身訂做的計畫。過程裡，欣欣學會做餅乾、沖咖啡、採購、行銷，社工們覺得欣欣學習力強、表現穩定，於是透過媒合讓欣欣到一家頗具規模的咖啡店工作。」

「增加選擇，也是社工可以為孩子做的事。」侯雯琪說，如果孩子一直待在社區，孩子其實是有沒有選擇也看不到選擇的。只是她萬萬沒想到，為欣欣製造的這個『轉場』，竟成為欣欣



生命的轉捩點。

在咖啡廳工作，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人、學習到更多的技術，視野被打開的欣欣，因為看見『更好』，開始思考自己想要的的生活，她決定復學、半工半讀。侯雯琪說：「如果當初我只看到欣欣與家庭的衝突、未婚懷孕、輟學，我是看不到欣欣背後有這麼多可能性，更別說陪她走到今天這一步。」

不上學女孩，背後的身不由己

從事社工工作十五年，侯雯琪覺得自己一直在學習『接納』這件事，她坦言，還是菜鳥社工的時候做起來並不容易。「是米粒教會我『接納』，米粒成長的創傷使我明白，原來大家以為的不良少年（女），只是沒被愛夠的孩子。」

剛認識米粒的時候，她脾氣火爆會動手揍人，讓學校感到很頭痛。米粒原本住台南，父親驟逝後搬到台北與祖父母同住，隔代教養衝突不斷，因逃家被關進少年觀護所，之後便來到善牧少女中途之家接受安置。

聊起米粒，侯雯琪數度哽咽。「安置第二年，有一天米粒逃跑了，我們在河濱公園找到她，回程的車上，她娓娓道出小時候被哥哥性侵犯的事情，她一直覺得很孤單、覺得沒有人可以保護她，」那一刻，侯雯琪十分自責，「我記得，我抱著她一直跟她說對不起。」

侯雯琪曾經認為米粒用三字經飆罵長輩、對性的態度輕率……這些行為很不適當，「但，當我試著站在米粒的立場，我問自己是否熬得過去？很多時候我的答案是不行的，我能夠理解米粒行為背後的身不由己，所以我不會逼她馬上要跟阿公阿嬤相處，我接納她現在很痛苦，接納她真的很想回台南……，我接納她的全部，」侯雯琪說，社工的工作有點像是接住孩子，讓他不要往下掉，撐著他，去陪他看到他有的能力。

改變不會發生在當下，然而持續陪伴，就會讓孩子相信自己有站起來的機會。「米粒常說自己是我手上的成功個案，她會記得我跟她說過的話，我才曉得，原來我的一點點付出，可以在孩子生命留下一點痕跡的，而這些痕跡是有力量的。」

侯雯琪認為，再怎麼倔強的孩子內心都有一塊柔軟的地方，端看社工有沒有機會找到可以『工作』的點。她說，「工作這麼多年，我沒有看過一個孩子是沒有覺察力的，他們都是有是非判斷的能力，知道吸毒、打架不對，只是他們做不到，他們必須隔絕這樣的罪惡感，麻痺自己才能讓自己好過些……。」

「青少年社工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課：要讓自己成為孩子心中，那個不一樣的大人。」侯雯琪說，孩子會測試社工，一旦他們犯錯，「社工不會像其他大人一樣，把他們丟下不管。」能融化孩子的不是權威的壓制，反而是穩定持久的關係，跟他們站在一起，面對生命的課題。

該怎麼讓這些內在匱乏的青少年擁有不一樣的人生，台灣有一群社工一直默默努力著！



從生命脈絡理解「百元少年」的困境與委屈

侯雯琪為這些在底層生活的青少年，取了一個有點可愛的綽號——百元少年。原因是少年的父母出門前會丟一百塊給他們，少年每天就靠這一百元過生活，早午一顆茶葉蛋加豆奶一罐，晚上一大碗滷肉飯配上免費的湯，偶爾晃來少年中心飽餐一頓，努力省下的三十塊可以上網咖，或是存個兩天就能買一包菸。「靠百元過日子，意謂著這些孩子大多生長在經濟弱勢的家庭，雖然不一定有『高風險』危機，但一樣是家庭支應不夠、沒被愛夠的孩子。」

「一般家庭的孩子在學習上或是生活上遇到困難，他的家長會陪他面對、討論，可是，我們服務的底層孩子沒有這一塊。」所以，侯雯琪和她的夥伴總是設法開發新的方案，挖掘孩子的興趣、拓展孩子的視野和選擇，「因為孩子一旦脫離學校系統，沒有人會幫他做這些事……。」

「爬百岳算是其中的經典活動，」也是因為和孩子一起爬山、一起過夜，侯雯琪獲得機會一窺孩子本來的生活樣貌。「有個女孩剛好碰到生理期，把褲子弄髒，我才知道一片衛生棉女孩可以用上一整天，沒有錢買，也沒有人教她怎麼使用；到了晚上又發生自殘的狀況，我才知道家暴的創傷，一直折磨著她。」家長應該盡的照顧責任，在底層孩子身上往往是看不到的。「有個少年，我看到他穿破掉的內褲睡覺，覺得很納悶，後來家訪，我才知道他有個酗酒的父親，家裡到處都是酒瓶，餐桌上有三罐醬瓜，他們家的晚餐永遠是白飯配醬瓜。」

侯雯琪說，那個少年喜歡叫她『老母』，「在山上的時候，社工真的很像是孩子們的媽媽，會督促他們吃飯、洗澡、睡覺，他們的生命好久沒有媽媽的角色，社工的噓寒問暖多少會讓

孩子感覺到溫暖。」她記得那個男孩很喜歡吃維力炸醬麵，有一年她特地買了一箱泡麵和蛋糕幫男孩慶生，男孩望著蛋糕發呆許久，回過神後他跟侯雯琪說：「這是我第一個生日蛋糕。」

「社工如果沒有做得深入、沒有多花一點時間、沒有真心接納，我們是看不到這些孩子在底層生活的處境，我們很可能就會淪為表面行為的指責，」侯雯琪說。

高峰經驗的創造，是孩子一生的養分

當一個好的支持者，要能用平等的態度對待，並相信孩子有解決問題的能力。也是因為和孩子一起爬山，侯雯琪在這些孩子身上看見一個共同特質——韌性，「他們比一般人更能在困苦的地方生活。」

她舉例，「有回登山，某位社工高山症發作，沒有人提醒，有個少年二話不說便拿起社工的背包示意幫忙，我們發現那個孩子地理觀念很好，於是指派他當小隊長，請他帶路並照顧其他隊員；後來下山遇上颱風，雨水大到像在湖溪，同樣沒等社工發號司令，幾個大男生主動跑到隊伍的最前面幫忙探路，我們發現當孩子的行為被適切期待時，他們的爆發力是相當驚人的。」高峰經驗的創造是體驗教育最迷人之處，這也是侯雯琪和她的夥伴，即便經費再拮据，每年還是會想辦法舉辦的原因。

體驗教育除了能讓生命有不一樣的突破，侯雯琪還觀察到孩子變得成熟，開始願意信任別人、幫助別人、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想要吃到飯，就得跟別人合作，因為有人搯鍋子、有人搯



瓦斯爐，吵架大家都不要吃，」侯雯琪笑著說，在山上，可以整孩子，社工自成一組，同時也在為孩子示範，「人跟人是這樣相處和生活的。」

「少年過往在社區他們沒有抽離的機會，去觀看自己的生活是多麼混亂，在山上，他們有很多和自己相處的時間，我們會幫少年準備小本子，裡頭有主責社工寫的鼓勵的話，」侯雯琪說，當少年遠離長期讓自己挫折的地方，轉換到另一個環境重新證明自己，他們會變得勇敢，加上有時間和空間整理自己，「真的有少年回來後決定脫離幫派去工作。」

對侯雯琪而言，青少年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服務類別，「青少年不像成人很多狀況已經固著，不像兒童必須幫忙負擔很多事，青少年你只需要帶領他，你可以跟他有很多的討論，你可以放手讓他自己去嘗試，你可以投射一些溫度與影響在他們的生命裡，你知道，有一天他們會變得不一樣。」

然而，改變非一蹴可幾，青少年服務工作如同種下一顆種子，往往不知道何時才能開花結果。問侯雯琪，社工花這麼長的時間陪伴一個人，值得嗎？她笑著說：「當然值得啊！當你有機會好好照顧好他，讓少年知道愛與被愛的可能，他以後就會用一樣的方式去愛他的小孩，我們這群社工默默在社區現身，就是為了減少複製傷害的可能，避免悲傷故事繼續發生。」

（為保護當事人權益與隱私，文中個案名字皆為化名。）



社工的一段話 點醒了我

「找到夢想前可能會繞路，但也看到更多機會」

—台北善牧學園 小胖



小胖，台北善牧學園第十三期的學生，現職是職業軍人。採訪當天，他頂著小平頭，或坐或站都直挺挺的，身上有一種肅穆與規律的氛圍。

小胖說，小時候家裡經濟不好，曾為了錢進入社區幫派，但沒有賺到自己想像中的「快錢」。只是偶而跟著大家出陣頭、公祭，會拿到一些福利（菸、酒、餐食），然而，最大的經濟來源仍是靠自己去加油站、餐廳打工，外加隨時等候「兄a」（台語）差遣、報告行蹤。看不到未來的前景，「真的一輩子就得要這樣了嗎？」他不斷問自己。

決定要走出自己的路，小胖選擇離家到外地實習工作，斷了所有社區朋友的聯繫，有好長一段時間他不敢踏進萬華，直到事過境遷才回到原本生活圈。

「為什麼而玩？要好好的去想一下，」他提醒著在社區走跳的學弟妹，「人家說苦盡甘來，幫派是一個金錢的社會，軌進去會軌不完，你不能一直苦，一直賠掉你的人生，卻看不到甘來的一天。」小胖側著頭，沉默了約莫五秒鐘，道出自己走跳社區的最大心得。

● 窮，是我再怎麼努力都無法解決的事情

從前我媽會酗酒，國小印象開始就是這樣，一年裡有半年是天天喝天天醉，醉了之後開始埋怨自己生活多辛苦或是一母背兩子的生活有多不容易。生活壓力很大吧，我想，但無力阻止。

一旦開啟喝酒模式，我們家就會不好過。她無法工作，沒有收入，我和弟弟只能靠著她酒醉後給的兩三千元飯錢，度過那些她酗酒的日子，然而，缺酒錢時，我們的飯錢理所當然地成為她的酒錢，沒錢後的下一餐在哪？我也不知道。

小學六年級下學期搬回萬華仍是如此，那時候母子吵架都是為了錢。對這個時期的我來說，「窮」是我最容易玻璃心的議題。「它是一件我那時候再怎麼努力都無法解決的事情。」

因為同學關係，我認識一群社區少年，跟著他們聚會、聊天，若大家感到無聊，就一起找樂子，像是拿石頭將公園近半數的燈泡砸壞，讓一大片園區陷入黑暗、看路人不順眼便以人多為優勢，抓來揍一頓；隨著認識的社區少年越來越多，受電視影響，繼續玩下去或是加入組織彷彿是賺錢的捷徑，我們互動越來越頻繁，後來也跟著大家出陣頭、公祭或是聚眾當人頭充場面。

我媽根本沒空理我，什麼時候回家都無所謂，不會有人在意。偶而她清醒時看不下去會念我：「你都那麼晚回家在幹嘛」，甚至管我回家時間，但鮮少有約束力。我認為她很誇張，自己時常喝酒喝到日夜不分還指責我晚回家不行，與喝酒相比，晚回家根本不是那麼嚴重的事情。「而且我那麼晚回家、那麼晚出去不只是玩，也是在想辦法賺錢。」

我，只想要混張畢業證書

白天，我仍去學校上課，七年級出席狀況還穩定，漸漸的，開始跟不上學習進度。每當課業有問題，老師跟我說下課來問我，真當下課去請教他時，他會期待我去問其他同學，因為下



堂還有別班的課，他要再趕往下一間教室。

這不是敷衍，什麼才是敷衍呢？我有種被冷落的感覺。

學業跟不上，上課像鴨子聽雷。我無心聽老師授課，轉而喜歡跟老師做些「不一樣的互動」，聊些不著邊際無關課業的問題，像是，問地理老師說，學地理有什麼用？你老闆又不會說大西洋流到太平洋；或是，生活科技課要刻板子，我開玩笑刻了一個墓碑，故意在上面秀出任課老師的名字，想引起他的注意。

這樣的行為也漸漸影響到其他同學，九年級回到學校這種狀況更明顯。

為什麼會說回到學校？因為八年級下學期某一天與媽媽吵架，心情鬱悶在家中燒東西出氣，待它熄滅後不經意的睡在旁邊，媽媽一開門發現，以為我昏倒了，報警處理。我被依觸犯公共危險罪起訴，進到少年觀護所。收容期滿已經是九年級的學生。

回到學校我還是那套，肆無忌憚的跟老師聊天，但也發現我與同學已經不一樣了，他們有想聽課的，有想要考試的，那群人要準備基測，上好的高中，「而我，只想要混張畢業證書」。

有一天，導師跟我說：「你繼續待在學校是沒辦法拿到畢業證書的。」不久後，在輔導老師安排下，來到學園。

繼續玩下就是捲入錢的漩渦

我在進學園之前就知道善牧，因為大我一屆也在社區玩的朋友有待遇過學園，知道九年級若沒辦法待在學校可以去善牧。與學校不同，學園課程很多元也很好玩，我們去打撞球、保齡球、樂器課，做很多不一樣的體驗，當你認真做一件事情時，不會有人質疑你，相反的，很容易被鼓勵，像街頭塗鴉課，他們看到作品會說「還不錯啊」等肯定的語言，一聽到這樣的話，就真的覺得自己好像真的很不錯，可以再做些什麼；若是課程內容有問題，老師會說：你來，我教你。時間不夠？沒關係，課餘時間到老師的工作室，再繼續指導。

學園的大人不會敷衍你，真的不行就說不行。

印象很深刻的是，某次街頭文化課到外面上課遲到一分鐘，跟社工求情好一陣子還是被記點，感覺她硬要刁我、針對我，之後彼此的關係變得有點緊繃，直到後來明白社工是為了我與觀護人的準時上課約定，不希望因為她妥協了一分鐘，可能最後又凹了兩分鐘三分鐘，以後遲到就不算遲到，而失了規範，才解開心結，漸漸恢復關係。

這時候的我，白天到學園，晚上跟社區少年玩在一起。學園的樂團老師——傑克，讓我從江湖夢中驚醒。他在課堂上分享走跳江湖的經驗：無論是什麼事情，請人出來擺平就是要付錢，繼續玩下就是捲入錢的漩渦。

我意識到江湖路原來只是一種利益關係，沒有什麼好處，連曾在江湖輩份那麼高的前輩都這



麼想，那我呢？走下去還有未來嗎？

這種看不見未來的迷茫感，在國中畢業後一兩年最有感覺，沒有升學，不用上課，閒閒待在「兄a」（台語：大哥）公司耗時間。起初沒錢時，跟「兄a」開口，他會拿個五百或一千給我，但一直開口也不是辦法，像我們這群小小弟，最後多半一邊聽候上面通知，隨傳隨到，一邊到外面四處打工，即使那時候勞基法規定時薪九十六元，但因為會收國中應屆畢業生的店家不多，老闆給的時薪是七十五元，仍有許多同齡少年趨之若鶩的前去工作。

認真做每一件事

十五、十六歲的我，工作都做得不長久，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回到學園找社工聊天，在談話過程中整理自己的想法和決定。社工提醒我：小胖，你要好好想想，你不嘗試就什麼機會都沒有，必須去試、去做才知道行不行。

那時有個機會，是到外縣市當戶外冒險指導員的實習生，剛好自己也調整好心態要多方嘗試適應不同的工作，並漸漸脫離組織，與社區朋友斷了聯繫，回歸踏實生活。於是進入戶外冒險的單位，從管理器材、收納器材等基本功慢慢做起。

雖然想要這份工作，但一開始上班還是時常因喝醉酒或睡過頭而遲到。這個單位給了我很大的彈性，包容我一年的時間，讓我慢慢適應與調整。日復一日的撐著，遲到的頻率少了，漸漸發現自己也可以穩定出勤，「過程裡我體會到一件事，就是要一直不斷學習，不管這件事

情會不會，都必須認真去做每一件事，先不要擔心賺不到錢。」

在單位裡待了四年，白天學技能，晚上念夜間部取得高職學歷。偶而碰到跟不上進度的科目，為避免喜歡找老師聊天的壞習慣出現，重蹈國中覆轍，我改看小說提振精神，但「仍沒放棄任何一科，每次段考都考前三名，讓我很有成就感。」

國中時，只能想像自己未來在市場或餐廳工作，上百的時薪根本遙不可及；離開單位後，變成自由工作者，同事們幫忙推薦各種機會，接了不少戶外冒險體驗的案子，拿到的時薪是八百塊，讓我既意外又開心，也更加肯定自己的價值。

堅持走自己有興趣的路，認真做這些事，是我從單位裡帶走的豐富收穫。

繞個路，看到更多機會

如果說我有任何從困境中長出的韌性，要感謝周遭每一個提供給我力量、陪伴我走過迷茫階段的人，包括學園的社工、戶外冒險組織的夥伴……；當然，還有願意為了我轉變的——媽媽。

從我國中進收容之後，媽媽開始改善酗酒的習慣，非常努力的工作，我們的關係不像以前那麼緊張，沒有太多的爭執，也會閒聊、陪她去買東西。

記得某一天聊天時，她問我：「要怎麼培養你？」我知道，她想要身為孩子的我，在未來的





給生命一次重新開始的機會

「試著學點什麼，讓自己變得更好」

—寧心園 小詠



日子裡過的比她更好、更有競爭力，不要像她一樣辛苦，當下我還蠻感動的。

現在的我是一名職業軍人，這是一個福利不錯又穩定的工作，開始對未來有些期待。同時間，我也持續整理自己的想法，想找到夢想，朝它前進，或許，一時半刻無法確立夢想，「這樣也沒有不好，一樣過生活，一樣積極提升自己，在找到夢想前可能會繞路，但也看到更多機會。」



很多人對未婚小媽媽的印象來自媒體或是人云亦云，其中多半帶著一種年少輕率、不負責任的偏見，然而，善牧多年服務未婚小媽媽的經驗，看到許多勇敢的小媽媽生下孩子，無論最後是決定留養，或是為孩子選擇一個更好的環境，忍痛出養，都只有一個原因，就是——「愛」，對孩子深深的愛。

在台南，善牧有一個收容安置待產未婚小媽媽的「寧心園」，成立至今已二十年歲月，陪伴許多未婚懷孕少女度過艱辛、無助的時刻，今年二十歲的小詠（化名）也是其中一位。

小詠從小生活在缺乏關愛的家庭，令人驚訝的是，她不但沒有因此自怨自艾，也沒有歸咎於成長環境不全，相反的，可以從她身上看到比一般同齡女孩成熟、堅強且知足的態度，還有一股極具韌性的「復原力」。

● 被侷限的生活圈

我的母親過世後父親再娶，不幸的是父親之後也離世了，只剩下後母獨自撫養哥哥、我與兩位妹妹。

因為經濟關係，後母無法讓我們去上課輔班，她要求我放學後要直接回家，我幾乎無法跟朋友出去，即使想跟朋友出去玩也不行，因為她覺得女生在外面很危險。除了這些規定，後母

不准我把家用電話給朋友，朋友也被禁止來家裡玩，一方面是因為她不喜歡別人來家裡，另一方面是因為她認為我的朋友「看起來」都是壞朋友。在學校，我沒有要好的同學和朋友，能講話的朋友也很少，一整天只能關在家裡面看電視，完全沒有其他休閒娛樂。

後母約束我們很多事情，也會干涉我們的決定，如果她認為是不好的，就一定堅決反對到底，所謂聽話的小孩就是一切都要照著長輩的意思走，每到最後，我就會放棄溝通，因為既然都已經知道結果了，溝通也沒有用，與後母的隔閡也就逐漸加深。

我不知道要如何控制我的情緒，唯一的方法就是逃離這個環境

我與妹妹相差多歲，大人們平時要上班，我回家的主要工作就是照顧兩個妹妹和舅舅、阿姨的孩子，有時候，同時要照顧四至五個嬰幼兒，餵奶、換尿布、照顧他們生活大小事，常常累到精疲力盡，感到莫名煩躁。當時年紀輕，每當生氣惱怒時，就會破壞家中東西，或是遷怒年紀比我小的手足，常常不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緒與打人的力道，導致妹妹受傷。

我知道我的情緒控管很不好，慶幸的是，升國中參加社團後就可以有藉口不待在家裡帶小孩，讓我可以遠離這個環境，情緒也得以舒緩。

他會跟我聊天、聽我講話，也會帶我出去玩

在學校，我沒有要好的同學或朋友；在家裡，除了吃飯時家人會聚在一起之外，平時我不會



與後媽、兄妹他們有交集，更不會聊天，通常都是各忙各的。因為身邊沒有聊天的對象，我開始在網路聊天室交友，認識了孩子的爸爸。我們很有話聊，生活上所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會跟他說，他會陪我聊天、聽我說話，也會帶我出去玩，無微不至照顧我。

不被家人接受，只能獨自承擔

知道懷孕時，寶寶已經四個月大，而我也早已與孩子的爸爸斷了連繫，當下的我心裡清楚知道，家裡的人一定不會接受也不會給予任何支援，所以乾脆不跟家人討論這件事情，直到肚子越來越明顯，瞞不住家人的時候，才經由長期關懷我們家的社工將我轉介到善牧寧心園。

在寧心園期間，第一次發現原來生活是可以沒有貶抑、負向的標籤，我在這裡很輕鬆沒有壓力，我可以過自己的生活，不用面對家人；擁有選擇的權利，像是上課、看書或是參加瑜珈、電影賞析等園內舉辦的活動，我們還會一起做午餐，雖然我不會煮飯，但是在這過程中，邊學邊煮，也開始慢慢對烹飪產生興趣了。

待產期間，我一直思考我與寶寶的未來。打從一開始發現自己懷孕時，我知道我一定會將孩子生下來，這是毫無疑問地。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與評估後，我開始意識到現實層面的問題：該如何在沒有家人支持、協助的情況下獨自扶養一個孩子？有能力負擔孩子的生活開銷嗎？雖然心靈深處仍有一小塊地方在吶喊著，但是現實與理性不允許我的感性出來搗亂，我依舊是做了最艱難但也是對孩子最好的決定。我知道我會不捨，孩子未來或許也不一定能夠諒解，但是這是我現階段唯一能給孩子最棒的禮物了。

找到自己的興趣，並把注意力擺在目標上

將寶寶出養後，我選擇回到爺爺奶奶家，跟著家人在醫院上長照課程，考取照顧服務員證照，我想，從小家裡長輩生病都是我一手照顧的，如果能將這項專業學起來，不但將來有機會用到，也可以把它當作是我的一項技能。

從事照服員的工作半年後，決定再多學點專業，於是重返校園，就讀社工系。現在的我，白天上課，晚上當照服員，賺取自己的學費與生活費，雖然很累、很辛苦，但是想為自己的未來爭取多一點點的機會。我認為自己要獨立，就要努力進修、提升自己能力，即使不讀書也可以找有興趣的事情去學習，進而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與生活，即使少了家人的支持，也可以過著充實的人生。



一切都很不幸

我有個富裕的生母，對我很嚴苛。六歲前，住在生母家閣樓像倉庫的地方，放很多雜物，沒有床只有一層地毯，給我條被子，就在那兒住。偶而生母打牌輸了，或是心情不好就會上閣樓來，將我鎖在房間裡打，有時樓下還有其他親友，他們想救也救不了。

從有印象以來，生母不斷把我推離原生家庭，送給她的朋友或交由親戚撫養，小小年紀的我在親友家與原本的家中來來去去，每次要離開原本的家，到新的地方住時，她就會恐嚇我說，

善牧在新竹的少女安置家園除了收容安置不幸少女外，也有法院責付的少女。以提供去機構化的「家庭」環境，讓曾經受過創傷的少女，重新有個安全、溫暖的新生活。

小穎，是屢次逃家被法院責付的少女，十二歲就來到善牧。對於「逃家」的孩子，很多人的刻板印象就是壞、就是愛玩，然而，小穎行為背後的原因，讓人有更多的不捨與心疼。如今二十五歲的她，是公司的小主管，行事原則分明，有條不紊；在家園裡，則是一個會提著禮物來看年節無法返家少女，熱於付出關懷及謙遜的姊妹。

從小時候一提到原生家庭和養母就會難受到不斷哭泣，到現在可以淡淡闡述生命歷程，小穎一步步走向嶄新的人生，這段復原之路因為有愛、有支持，讓人慢慢堅強茁壯。



放下傷痛 找回自己

「心的復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終究會慢慢堅強茁壯。」

—德心之家 小穎



這次如果再回來，就會……。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把我的頭抓到很長的樓梯口說：「這次你再回來，我就把你從這裡推下去。」

一直到六歲，正式出養到養母家，我以為，生活可以像童話故事般幸福快樂。

剛到養母家有被疼愛的感覺，她送我上幼稚園、又送我很多芭比娃娃、三輪車等玩具；養父雖然因吸毒反覆進出監獄，一年中有半年不在家，但他也對我很好，很照顧我。

半年之後，似乎過了和養母的蜜月期，她開始把外面工作壓力、賭博輸錢等不順遂的情緒發洩在我身上，常常沒來由地拿鍋子打、拳打腳踢或是破口怒罵。我一度以為這是每個小孩必經的過程，但放假回到台北阿嬤家，看到其他小孩和家人一家和樂的樣子，並不像養母家一樣，動不動就打罵。

原來我的家，是這樣的「不同」，而我只覺得一切都很不幸。

夜晚在街頭可怕嗎？我覺得都沒有比家裡可怕。

無止盡被貶低、被暴力對待，我小時候非常自卑，不敢表達自己的想法，不知道為什麼存在；看看別人在家裡的心情是非常放鬆舒適，而我在家裡卻是繃緊神經倍感恐懼害怕，不知道哪個半夜養母返家又會情緒爆炸。

於是，逃離養母家的想法也跟著越來越強烈。

國小六年級，第一次臨時起意逃家，我記得我一直跑一直跑，以為已經跑很遠，邊喘氣邊找了個可以躺下休息的地方，拿起磚頭當枕頭，縮著身體以大地為被露宿街頭一夜。結果隔天就被準備去市場工作的鄰居發現，把我送回家去。

第一次逃離養母的掌控，有一種莫名的輕鬆感，我發現原來自己可以為自己決定一件事情！

夜晚在街頭可怕嗎？我覺得再可怕也沒有待在家裡可怕。

有了第一次的逃家經驗，開始第二次、第三次……逃家計畫。許多人都以為我逃家是不是交了壞朋友，還是愛玩，他們覺得家裡那麼好，為什麼我寧願出去也不回家，而我始終沒有說出養母的施暴行為，如果連最親、養你的人都是這樣對待，究竟還能相信誰？

還記得最後一次逃家，是國小畢業後，養母要我去阿嬤家就讀台北的國中。阿公阿嬤從來沒當我是家中一份子，我完全可以想像以後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早上五點多被藤條打醒，要把全部家事做完才可以去上課，若有一個閃失，難逃一頓打罵……想到往後日復一日的日子，我趁著到學校繳畢業證書的空檔，又從回家的路上逃跑了。

在外面流浪一陣子被警察發現帶到派出所。警察覺得我是翹家的壞小孩，叫我在廳內罰跪，只記得跪了很久很久，直到養母和阿嬤來接我。我還記得她們來接我，不停地罵，跟警察抱



怨我就是壞、就是愛玩、就是不受教的孩子，當下我不想辯駁，警察把我訓斥一頓後，對我說：「要乖乖聽話，再給你一次機會」當下我好生氣：怎麼又再給我機會。

與養母一同從警察局出來，他們叫我自己走路回家，便坐著計程車揚長而去。

回家的路很遠，我仍記得路線，卻沒打算回到那個「家」。

好幸運，來到善牧

我跑進書局躲起來，等到打烊後才又跑出來，開始流浪的生活。直到再次被警察抓到，這次，終於不用回「家」了。經由法院裁定，來到善牧家園，對我來說，只要有個能安心吃飯、睡覺的地方就好。

在家園中我是非常守規矩的孩子，從沒有想過要逃離，或是跟著朋友出去玩樂而不回家，我喜歡一直待在家園，既不用花錢又可以懶懶的放空休息，這裡有很多人陪伴，社工姐姐很關心每個孩子，是非常安全的地方，令人相當安心。

我在家園有太多第一次的經驗：第一次被肯定、第一次被稱讚、第一次發現自己的特質、第一次感受到不管我做錯什麼事，都有人關心我……。

還記得家園有次舉辦體驗教育活動，是家園少女和社工姐姐指著所需設備一起登奇萊山，而且要在山上待一個禮拜以上的時間。這個經歷到現在說給朋友聽都沒有人會相信，大家都相信不愛出去玩、整天窩在家裡的我竟然會去爬山。我也一度以為自己做不到，但人被環境所逼的時候就會自然而然做到。

那次印象很深，活動才剛開始就有兩個夥伴說要離開，想下山，結果姐姐真的派人來接她們。我記得她們在我看得到的山腳下離開，心裡滿滿的羨慕，下了山好像就很鬆愉快地待在家裡，真的好想跟社工姐姐說我也要，我也想要回家。但那時還有別的夥伴在，大多數的人都沒有說要走，隱隱約約鼓勵我要撐下去不要放棄。中間幾度覺得怎麼登山那麼艱辛、那麼累，山上氣候不佳、非常冷，手也凍得跟甜不辣一樣，到後面慢慢習慣環境，與幾個夥伴硬著頭皮走，終於走完全程。

我體悟到：「爬山的過程好像是人生，有的人會中途離開，而有的人會陪伴自己，克服曾以為自己不行的事情。」

不想放棄任何機會，慢慢堅強茁壯

離開家園之後，不管在原生家庭或養母之間，我都試圖做一些修復連結，那個修復不一定是想要和他們生活在一起，而是不想要讓生命停留在恨、怨和負向的情緒中。

有一次我在網路上找到養母的 Facebook，寫了簡短的私密訊息給她，對她過去的照顧表示感謝，也為年少時的逃家，給她帶來困擾及不愉快而道歉。訊息已讀卻未回，對我來說也無所謂，





孩子教我怎麼當媽媽

「走出來，才有機會遇見生命的貴人。」

—松德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詩怡

我已盡可能在能接受的範圍裡修補，為這段關係做一個結尾。

現在已經出社會工作三、四年，剛進一個公司接觸新東西覺得好累好辛苦，全是以前沒有碰過的東西，藉由前輩帶領、夥伴一起打拼，我可以堅持下去，甚至習慣；有時候感到些許無力，或是心煩氣躁時，靜下心來思考後就會努力把它做好，因為不想放棄任何機會，像是家園中的體驗教育一樣，和夥伴們「在一起」，長出堅持下去的力量，克服自己以為做不到的事情。

有幸在工作上的認真與努力被看見，目前擔任公司的小主管。生活中有七成的重心放在工作上，對工作我全心全意努力著，有機會也提供工讀名額給家園中需要打工的妹妹們，盡自己力量，回饋給家園。我相信每個來到家園的孩子都有一些傷痛，這傷痛不是藏起來就會不見，更無須佯裝堅強，我們要正視這些過去，在生活中慢慢發覺自己的優點和特質，多給自己一些肯定與自信。心的復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終究會慢慢堅強茁壯。



詩怡是善牧陪伴多年的單親媽媽。因為糊塗搞錯採訪時間，讓我有機會造訪詩怡的家，一進門便看見有些雜物還堆在客廳，原來這是詩怡新的租屋處。剛拿到孩子的監護權，剛搬進新家，一切都是新的開始，詩怡臉上有種苦盡甘來的灑脫。

原本跟詩怡約在中心碰面，他正好要帶孩子去參加中心舉辦的聖誕趴，詩怡說，那天中午她先帶孩子去吃小火鍋，一鍋一百多塊那種很便宜的涮涮鍋，三個孩子都吃得好開心，兒子邊吃還邊說：「媽媽，我們吃這個好高級喔！」

詩怡跟我講完這些話，眼眶也紅了，我一時被她的情緒感染，反而語塞，結果換來一陣沉默。完成這篇報導之際，把當時想跟詩怡說的話寫在這裡：「親愛的詩怡，其實，只要全家人在一起，吃什麼都是山珍海味，吃什麼都會覺得幸福，你的孩子一定也是這樣想的。」

每個單親家庭都有外人難以體會的辛苦，詩怡也有過萬念俱灰的時刻，是三個懂事的孩子，讓她轉念、成長，為了孩子，她決定勇敢一次！

我好，孩子才會跟著好

多數當媽媽的人，是沒學過如何當媽媽就直接來當媽媽的，我也是。別看我現在看起來一副溫柔母親的模樣，以前脾氣可是很火爆，會罵小孩，還會打小孩。發生這麼大的轉折是因為離婚。

我離婚五年了。當初是先生外遇主動找我離婚的，那陣子為了要離婚他時常藉故找我吵架，加上一直以來都是我在賺錢養小孩，備感壓力的我稍不留意就會將情緒宣洩在無辜小孩身上。

離婚前我和先生已經好些年沒有同住，三個孩子長年處在偽單親的狀態，我以為離婚不過是形式，不會影響孩子，直到當時念小學五年級的女兒半夜尿床，我才驚覺事態嚴重，女兒雖然沒有表現出來，但她的心裡還是有負擔，我很心疼，覺得對不起小孩，我告訴自己，雖然婚變，但我不能讓家庭秩序亂掉，該放下了，如果我不趕快好起來，孩子的創傷就無法復原。

從那天起我開始學習當一個媽媽，用對的方式。父母離婚，對小孩一定會有衝擊，所以我想給孩子更多的愛，以前我不懂如何教小孩，孩子做錯事，我只會用打的、用罵的。婚變後，我去上課，幫助自己還有孩子，我發現以朋友的方式跟孩子相處，好好地溝通，孩子反而容易接受，現在我和孩子每天都會來個愛的抱抱，表達對彼此的關心。是孩子教會我，他們想要如何被愛。

以為監護權只是一張紙

簽字離婚時，我什麼都沒跟前夫要，他跟我說：「小孩你先挑，挑剩下的再給我，」我回他：「要嘛，三個都給你，要嘛，三個都給我。」我不要再讓小孩感覺我特別喜歡誰才挑誰。前夫不肯三個小孩都歸我，我以為孩子的監護權只是名義上的差別，孩子一直跟我住、由我撫養，我才是實際上擁有孩子的那個人，我沒料到的是，沒有小孩監護權，迎接我的竟是一片黑暗。



大女兒升上國中後，我的經濟負擔變得更重，卡在沒有小孩的監護權，我無法取得中低收入戶資格。女兒的班導師人很好，以清寒學生證明幫忙申請到一些補助，我去銀行幫女兒開戶，同樣也是因為不是小孩監護人遭拒，我記得，我是哭著回學校跟老師說的。

經社會局轉介我認識善牧「台北市松德婦女中心」，為了拿回小孩的監護權，社工帶我去「法律扶助基金會」尋求律師協助，每一次跟律師會談社工都會陪我去，讓我的心更安定。我不會跟妹妹、朋友講的私事，我卻會跟社工說，為什麼我也說不上來，可能是社工會一直問我問題吧！社工常說：「我覺得你一定還有很多需求沒有說出來。」善牧的社工真的很貼心，把我的事情看得很重要，這或許就是我跟社工掏心掏肺的原因。

在社會邊緣掙扎的人很多

無法領取補助，我的經濟陷入困境，賺的薪水連打平生活都沒辦法，還得靠娘家的媽媽幫我照顧小孩，走頭無路的時候只好拿信用卡去借錢。接觸善牧之後，開始有一些免費的物資可以拿，譬如我身上、小孩身上的衣服都是善牧送的二手衣，其實這些衣服都還很新，我已經五年沒幫自己買衣服了，小孩也是，我頂多過年幫他們每個人買一套新衣，能省則省。

為了養小孩，我到處找賺錢的機會，做過牙醫助理、月嫂、保母，在路邊發過問卷，也做過跑腿幫。每天都很累，每天都在想錢從哪裡來，壓力大到受不了也曾出現不好的念頭，我覺得我應該去看醫生，但是我不敢，怕因此丟了工作。落入貧窮線之後，我才曉得和我一樣在社會邊緣掙扎求生的人真的很多。

善牧是婚變後除了家人之外的依靠，那裡有社工的陪伴，參與支持團體認識相同境遇的失婚婦女，和他們一起罵前夫，很痛快，婦女們會彼此鼓勵，情緒一旦有了出口就有力量往前走。

千萬不要在困境中落單

一〇四年底「法扶」幫我爭取到義務律師，我開始跟前夫打監護權官司，前夫因未盡撫養責任獲判敗訴，這是前年（一〇五年）六月的事，法官宣判的那一刻，我好激動，頻頻向我的律師道謝。三個月後我領到婚變後第一筆中低收入戶補助，而且正好趕上孩子開學。

每個單親家庭都有外人難以體會的辛苦，人不是萬能的，都有軟弱的時候，我想跟單親家長們說，「不要封閉自己，要尋求協助，不管是家人、朋友、社福團體都能助你一臂之力，經濟壓力或許短時間內無法改善，但精神壓力至少不會那麼大，走出來，才有機會遇見生命的貴人。」

因為婚變我才知道我的孩子這麼細膩、懂事。大女兒考高中那年，我問她：「要不要去補習？」她很兇地回我：「自己念就好，幹嘛補習。」我知道她不想讓我花錢；二女兒會默默幫我做家事，怕我太辛苦；小兒子也是，有次去逛百貨，他呆呆站在櫥窗前看著心儀的玩具槍許久，卻不敢開口跟我要，他時常童言童語地跟我說：「我長大要賺好多錢，讓你們過好日子」。我現在反而比較擔心，三個孩子長大後會不會把金錢看得太重，「我希望他們對幫助過我們的人心懷感恩，有能力的時候也要幫助別人，」這些事我會在生活中慢慢教他們。



在介紹善牧的服務工作，談到「人口販運被害人」服務工作時，這個陌生名詞，總是吸引著民眾好奇詢問。其實，早在民國七十六年善牧修女會來台，就已經在服務人口販運被害人。只是，早期的被害人大多是台灣的少女，她們因為被騙、被賣而成為雛妓，隨著時光背景的改变，如今服務的人口販運被害人多為來台工作的外國人。

民國九十八年在移民署的委託之下，善牧承接南投庇護所服務人口販運被害人。採訪這天我們開著車來到南投庇護所，「小小」（化名）特地跟工廠安排休假，留在所內與我們進行訪談。小小如同她的名字一樣，個子小小、黑黑的，說話小小聲，笑起來有一點靦腆，在簡單地介紹後，她慢慢地與我們訴說她過去發生的事情。

● 為了孩子來台工作

我是一個被領養的孩子，養父母原本有一子一女，因為女兒車禍過世，養母想要抱一個孩子回來養，雖然當時他們住在中國農村裡，家中的經濟並不好，養父很反對再養一個小孩，但養母還是領養了我。

小時候是我最快樂的時光，我們跟整個大家族住在一起，自己種田、種菜，每當收割時，我們小孩子就會拿稻梗烤著薯吃，很熱鬧也很好玩。可惜好景不常，自從全家搬離祖厝後，就變了調，那時父母經常為錢吵架，媽媽只要一不高興，就打我出氣，最後二人離婚，我分給爸爸，



在愛與關懷中蛻變

「人生的困境雖然很多，不放棄，終會看見希望的曙光。」

—南投庇護所 小小



哥哥則跟了母親。

十五歲我開始出去工作，在工廠內擔任作業員，也開始認識男朋友，我很喜歡小孩，也很想要有個家庭，沒多久我為他生了一個孩子，但孩子出生後，我們漸漸感受到經濟壓力，當時我們常因為錢而吵架，最後我只好離開。

回到家鄉，家中在台灣的親戚回來，他告訴我在台灣他有間店，我可以過去幫忙看店，他說，在台灣工時短，有吃有住，錢又領得多，不像在中國工廠工作，從早工作到晚，除了睡覺就是上工，也沒辦法好好休息，一想到能賺更多錢給小孩，我答應他到台灣工作。

永無止盡的還債生活

為了到台灣工作，親戚說必須要辦理假結婚，這樣才能在台灣待久一點，但假結婚的費用要二十萬人民幣，我根本付不出錢。他很好奇，說可以用無息的方式借錢給我，要幫我完成程序。由於是認識的親戚，我不疑有他，跟他簽了借據、辦好假結婚來到台灣。

只是一到台灣，我就被送到按摩店工作，每天從下午一點工作到凌晨六點，與他所說的完全不一樣。在店裡，我沒辦法跟其他的小姐聊天，因為他們會限制我的活動，而我所賺的薪水完全被他們拿走，他們說，我的薪水要拿來還我之前借的錢，如果我需要錢，就要想辦法從客人手中拿到小費，但長期的睡眠不足，讓我精神不濟，有時候客人還會客訴我臭臉，我也很無奈。

這樣的生活讓我不敢再想能賺多少錢回家，我只想趕快還清債務離開，我算著每個月被扣的薪水，心想債務應該還了差不多時，我告訴親戚我要回家，他卻說我還欠他們一百萬，像是我來到台灣那天，來接我下飛機的人我要給他三十萬元，還有當初他們為了幫我辦假結婚來到台灣，買了許多禮物打通關，也有私下給官員的一些費用，零零總總的費用，通通都是我欠的。一想到我還欠了這麼多錢，我根本沒有辦法睡覺，但他們根本不讓我休息，為了能睡，我跑去買紅酒，想辦法讓自己能睡覺、能工作。

店內有一位好心的客人，知道我的狀況，告訴我他願意幫我還債，讓我可以早日離開這裡，但當我去問剩餘的債務金額，對方告訴我還欠住宿、水電費，借的本金、利息等等，感覺像是個無底洞，我怎麼還都還不完，最後客人帶著我偷跑出去，我們再也沒有回去了。

只是我的證件全在親戚那裡，他在我們家族是很有地位的人，而我的爸爸也曾受過他的幫助，我的話根本不會有人相信，也不會幫我。對方曾四處找我，甚至找到客人的家裡，我無法想像被他們抓到會如何，也不敢回中國辦證件，只能四處躲藏。

走出來看見希望

這樣躲躲藏藏的日子我們過了兩年，為了不想再躲下去，我自來自首並被安置到南投庇護所。來到安置所，社工們幫忙我許多，不僅幫我找到工作，有次為了帶我到台中與友人見面，她凌晨五點就得起床騎車到庇護所，載著我到台中坐車，令我非常地感動。





逆境中不畏困難的勇氣

「來到台灣，讓我學會了愛與信任；
因為愛，使我選擇放下與原諒。」

—台中新住民中心 阮氏翠鳳



我現在在工廠裡工作，我很喜歡這份工作，有時候放假還會到工廠裡加班，雖然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回家，但我仍年輕，還可以努力，之後回到中國，我想要開便當店，因為台灣的便當很好吃，而且每家生意看起來都很好。如果真有這樣的機會，我一定會全力以赴，努力實現自己的夢想。



阮氏翠鳳在最艱苦的越戰中出生，她的人生境遇就好像是一部連續劇，曲折又不可思議。人生的苦，曾讓她一度想放棄自己，也曾陷入憂鬱的痛苦，靠著藥物過日子。我問她，是什麼樣的力量讓你走出來的？她說：「孩子是我的力量，這一路要感謝很多幫助我的人。」

這次的訪談，翠鳳總是充滿自信與開放，但她告訴我，這是她第一次可以好好地把自己的故事說出來，她很感謝有這樣的機會，這表示她是真的完全走出來了。我們都知道，心裡的傷其實是最難治療，看著翠鳳，她就像是一名生命的勇者，走出傷痛後，生命更加耀眼而燦爛。

● 感受不到愛的童年

我小時候越南正好在打越戰，當時我才七歲，但戰爭的痛苦我至今都還記得。那個時候美軍有一個口號：「寧可誤殺，不可勿放。」我們根本不敢走在路上，走出去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死，長得漂亮的，美軍就直接抓起來，甚至在大街上強姦，這樣的畫面我小時候就親眼目睹過。

我的父親是美軍的軍官，一九七五年越南光復後，父親被抓去關了十二年，家裡的財產全部被沒收，一夕間房子、車子全都沒了，全家被列為賣國賊，流放到很偏僻的地方，沒有水也沒有柴油，愛看書的我再也沒有辦法上學，只能靠跟別人要書來自學。

自從父親被關後，母親無心照顧我們，拋下我們四處打聽父親的消息。為了生活、為了養兄

弟姐妹，我只能自食其力。十二歲那年我到有錢人家裡當幫傭，賺錢養家，但沒想到是個惡夢。在那裡，我幾乎天天遭老闆性侵，我很害怕，也無力抵抗，直到十五歲離開那裡。

這樣長大的我，可以說根本沒有童年，小時候的記憶裡只有挨餓、被人欺負的畫面，這樣的生活讓我對父母只有討厭與恨，也不懂什麼是愛。

結束幫傭生活後，我在外地工作，當時認識了一個男朋友，十八歲那年我們結婚，隔年生小孩。婚後為了家庭，我拼命工作、賺錢、養家，卻沒想到忙到婚姻失敗，離婚那年我才二十六歲。

這段婚姻讓我傷得很重，我的前夫是個警察，他設局設計我，當時我還很年輕，不知道人性會這麼壞。他先是將財產過戶給他的家人，並在離婚當天到我家要求行房，當時我心軟答應，他卻趁著我全裸之際拿出菜刀來砍我。

我大叫救命，沒有人敢進來，我趁著他割斷我頭髮時的空隙逃跑出來，到醫院驗傷，但驗傷單到法院就消失，不僅如此，他還用我與弟弟出去的照片，謊稱我有外遇對象，致使他氣憤拿刀將我毀容，最後法院以我外遇結案，我不僅一毛錢都沒有拿到，連唯一的孩子也被帶走。

這件事讓我完全崩潰，我喝酒，一度不想要自己的人生，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直到為了想再看到孩子，我才走出來，開始去找工作，但當時不管我怎麼努力，一直找不到孩子的下落，直到事後我才知道，原來當初他將孩子送到安置機構，難怪我怎麼也找不到他。這孩子現在已經成人，但在他爸爸的洗腦下，不曾叫過我媽媽。



成為三位繼子的母親

失去婚姻、失去孩子，我一心只想離開越南。二十九歲那年我來到台灣，一路從台北流浪到台中，直到在台中認識了前夫，他當時與老婆分居，二人還有三名年幼的孩子，雖然彼此都有新的對象，但因為孩子都還需要照顧而沒有離婚。

我把失去孩子的焦點轉移到這三個孩子身上，把他們當作是親生孩子照顧，他的前妻看到我願意照顧孩子非常高興，希望我們能趕快結婚，讓她可以離開這個家。由於我真的很愛這個男人，也想有一個完整的家，我才鼓起勇氣，自首回到越南，依結婚程序回台，開始第二段婚姻。

原本以為回台可以過著一家五口的日子，沒想到踏進家門卻看見他的前妻還在，她不僅住在我們房間的對面，還不讓我鎖房門，我很害怕第一段婚姻重演，告訴她如果她不搬走我就搬走，幸好，我先生很支持我，我們一起搬離開那個家，雖然不住在那，我還是每天回去幫孩子們洗澡、洗衣服、弄三餐。

當時他有一份薪水很好的工作，這個工作在酒店內幫小姐煮三餐，我則去當助手幫他。由於小姐們吃的量很少，剩下來的飯菜我可以打包帶回去給孩子們吃，省下飯錢又能照顧孩子，我們都很開心。只是這樣的日子只過了半年，我先生就被辭退，沒多久，他的前妻也決定離開，把三個孩子交給我照顧，但我沒有工作，每個月只能靠孩子的爸爸給的生活費過活，但孩子的爸爸很小氣，一個月所有的開銷只願意給三千元，因為他說孩子是我自己想要照顧的，要我自己想辦法。

為了我們四個人的生活，我跑到批發市場去買菜，菜貴時就撿菜，這樣節儉的生活其實還是很難湊出孩子們的三餐，為了他們，我跑去找孩子的媽媽談，請她幫忙出這三個孩子的早餐費，剩下的我來想辦法，孩子的生母同意出這筆錢，但孩子們卻常常為了省錢，不吃早餐把錢存下來，讓人很心疼。

為了孩子什麼苦都願意受

我與前夫結婚時，他要求我不能生小孩，因為他已經有三個孩子，不想再生了，當時我也同意，為此我先生結紮，而我則裝了避孕器。或許是天注定，結婚第八年時，我懷孕了，他告訴我，如果我要生我就得自己養，我很害怕沒辦法養這麼多孩子，於是我選擇墮胎，但很奇怪，隔沒多久，又懷孕，又再度拿掉。

我先生懷疑我外面有男人，但我幾乎二十四小時都在他身邊，不可能有其他人，這點他也知道，當我第三次再懷孕時，我決定留下他，我告訴我先生，我養了三個孩子了，為什麼不能讓我養自己的孩子，但他竟然說孩子不是我養的，而是他與前妻每個月出錢養的，只要提到生小孩，他就是要離婚。

當時我四十歲懷孕，四十一歲生孩子，與我先生分居後，身上完全沒有錢，懷孕期間幾乎沒有吃到什麼東西，真的很苦。生產當天我一個人騎摩托車去生，拜託附近的自助餐店把打下的來的菜給三個孩子吃，到醫院後，孩子難產，頭沒有下來又臍帶繞頸，只能剖腹開刀。開刀真的很痛，痛到我隔天沒辦法走，只能爬著去上廁所，沒有人在醫院陪我，只好拜託護理師



幫忙買午餐、清理髒汙，隔天趕回家繼續照顧孩子。

那段時間很苦，生活幾乎沒辦法過下去，孩子十一個月大時，苦到我先生回來問我要不要送人養，我答應了，也完成出養程序，但孩子被抱走第三週，我開始受不了，像是發了瘋似地拜託對方把孩子還給我，對方也真的把孩子還給我，讓我去辦理終止收養手續。

小孩子抱回來後，我與先生正式簽字離婚，前夫的三個孩子不願跟他們的父母，最後跟著我們母女一起生活。但或許是我的運氣比較背，當孩子二、三歲時，一位自稱是綠川服務中心的人打電話給我，當時我已經很餓了，就很老實告訴他我的狀況，也答應讓他們來訪視。

沒多久，我發現他們拿我的故事放到蘋果日報上募款，把我寫得極為可憐，連我的照片也放上去。我過去找他們理論，他們知道我看得懂中文，才跟我道歉，告訴我募款後會把錢拿給我，但二週後他們早就人去樓空，我也開始變得誰都不信。

為了生活，我拜託里長幫忙開清寒單，但我們里長非常不喜歡越南人，對我們有偏見，他會故意拿一堆黑到看不到一點黃的香蕉，問我要不要吃，不要他就當著我的面把香蕉丟到垃圾桶裡，並在外頭散播我的孩子不是我先生親生的不實消息，讓我在當地沒辦法抬頭，搞到我很憂鬱，吃了一年多抗憂鬱症的藥。附近有個姊姊跟我一樣是單親，聽到我的委屈後，她跑去里長那邊幫我討公道，並勸我想開點，我才開始慢慢放下，走出憂鬱。

在台灣找到愛與溫暖

過去因為被騙，當時有人介紹可到新住民中心求助，我都不太相信，直到申請低收入一直都沒有通過，找到善牧的社工，她很有耐心幫我查到原因，原來是因為小孩的爸爸把孩子給他叔公報稅，才導致我無法申請到低收證明，社工請我去國稅局檢驗這件事，隔年我才成功申請到低收入戶。

來到善牧台中新住民服務中心就像找到家，自十二歲開始工作後，我已經幾十年沒有跟家人吃過飯，但中心每年都會找我們回娘家（中心）過年。現在中心就像是我的娘家，遇到心裡不舒服的時候，只要回去找社工聊聊，就有力量重新再出發。

我在中心上許多的課，也學習到許多，開始懂得什麼是愛，我回到越南後，找我的媽媽與兄弟姐妹合好，我告訴媽媽，我有多討厭她，因為她把我生下，卻沒有給我愛與溫飽，但我選擇放下，我原諒她，說完，我們全家都哭了，也很開心這一切都說開了。

中心也幫助我拿到通譯的執照，我開始當志工，也接到不少的翻譯工作，開始服務後，我看到很多人境遇比我還糟，不只是新住民，有很多台灣人也是，到善牧當志工，不論有錢沒有錢我都願意回去幫忙，因為是他們，我在台灣找到溫暖，找到人與人之間的愛。

現在前夫的三個孩子都長大了，家裡的負擔也減輕許多，但因為最小的孩子還很小，我希望他能給他比錢還重要的東西，那就是時間，因此我沒有找一般正職的工作，我花很多時間陪他，我們之間有個許願盒，我們把彼此想說的話寫下來，因此我們的關係很好。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GOOD SHEPHERD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復原力就像一雙手，可以張開這雙手，
給自己一個大大的擁抱和無條件地接納。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GOOD SHEPHERD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在黑暗中相信可以等到光明的那一刻，
可以失望但不能絕望。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GOOD SHEPHERD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復原力是一種力量，
讓我看到人生道路上每個重要時刻的自己。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GOOD SHEPHERD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復原力是讓你在逆境中
能夠重新找到方向再出發的一股動力。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GOOD SHEPHERD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在逆境中有不畏困難的勇氣。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GOOD SHEPHERD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如果現在已經是最糟糕的狀況，
接下來一定只會越來越好。

其實生活簡單也可以很幸福，我來台灣從來沒有買過衣服，也沒有用過洗衣機，到現在我們還是用手洗衣服，衣服也都是人家捐的，雖然有的不多，但我們還是有能力去付出、去關懷，看著孩子長大，我真的無法想像沒有他的日子會是怎麼樣，能陪在他身邊對我來說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GOOD SHEPHERD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網址：www.goodshepherd.org.tw

E-mail:web@goodshepherd.org.tw

電話：(02)2381-5402 傳真：(02)2361-1371